

舌尖上的乡愁

李茂

香菜泡在水里，渐渐舒展，它特有的清香愈来愈浓，扑鼻而来。人行通道里摆菜摊，满脸褶皱的老人家递过来一把香菜：“这个特别香，煮面都好吃。”

果然，午间的面，格外香。

记忆里，第一次见到香菜是在工程队工人开发的一片菜地里。暑假，赶上半个月才休班的一个周日，母亲带我沿着新建大沙铁路的工地从新塘乡步行去瑞昌县买新衣服，二十几里地，又晒又渴，乏累盖过了穿新衣的期待，我越走越慢。“看到了没有，趟过前面那条河，我们就到瑞昌县城了，离城里也就不远了。要快点走，下午还要赶回来呢。”母亲催促。

一个整编制的工程队在河畔驻扎，正值下班，拿着工具的工人们乐乐呵呵地往回走。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翠娥，邓翠娥。”牵着我靠边走的母亲抬起了头，是她同乡，一同招工入路的王叔叔，“这是茂妹子吧？都长这么高了。”王叔叔清瘦精干，他跑了过来，得知我们要去瑞昌，热情地邀请：“那还有段路，难得碰上了，就先到我那里吃过中饭再走。”

母亲以赶路为由拒绝了，但架不住王叔叔的执着，我们跟着到了工程队。王叔叔住在大工班，特地跟指导员打了招呼，借调度室招呼老乡用餐。他从食堂打来饭菜，居然有一份红烧肉。母亲看了看，欲言又止，等王叔叔坐定了，她突然说：“刚才我看到那边有块芫荽地，好久没吃了，真是馋得慌。”“好，那你等等，我去扯一把。工班里几个河南人种的，他们管它叫香菜。”我记得，母亲那天中午只吃了香菜。她在王叔叔去拔香菜的空档，再三叮嘱我：“一会红烧肉不要吃，这至少是你王叔叔一个礼拜的饮食标准。我们留着给他打牙祭。”王叔叔不停地往我碗里夹红烧肉，我吞着口水，直躲闪：“我不吃肉，不吃肉。”母亲也帮腔，“是呢，打小她就吃荤菜少，随她。”于是，我第一次品尝了香菜，那不可言说的辛香味道让我若干年都不曾再品它一二。

香菜的根，我保留了下来。它让我想起了姨。姨特别爱吃香菜根，用辣椒豆豉爆炒，满屋香喷喷。大炼钢铁时期，外婆家的铁锅都被丢到炼铁炉里去了，外公外婆也被喊去烧火看炉子。镇上的大食堂中午十二点准时

敲钟，四五岁的姨脖子长挂着一副碗筷，就会一个人跑去大食堂，看着天天清一色的熬萝卜，自言自语：“宝宝爱吃青萝卜，宝宝爱吃青萝卜。”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人们对集体主义近似狂热的崇拜，让一切变得有序又无序。外婆交代她的小女儿我的姨自己在家玩耍，听到敲钟就去大食堂，“只有熬萝卜，宝宝要是不吃，就会饿肚子。你就告诉自己爱吃青萝卜，姐姐听到了就会给宝宝从学校带好吃的回来。”外婆的大女儿我的母亲当时是镇上考上初中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在镇中读书的母亲每个星期六会把学校食堂做的偶见油星的水煮白菜之类的一份菜带回来给姨补充营养，这其中就有爆炒香菜根。

参加工作后，走南闯北，香菜几乎是每个餐桌上的座上宾，而我多是不向它伸出一筷。一次，吃烧烤，同事端上来一盘烤好刷了辣椒油的豆皮包香菜，坚持让我尝尝。出于礼貌，我拿了一根，孰料，竟然美味。“呵呵，下次你再试试香菜涮火锅，那味道更妙。”同事笑。自此，香菜渐渐被我接受。

黄昏与黎明

路成

不要在日暮时
期盼抱拥无尽的黑暗
去吧，脚步铿锵
沿着山脊与远地接壤的边缘
向着星光追逐希望
哪怕寒风怒号
漫卷起汹涌澎湃的枯草
美景，依旧
清溪潺潺，芳草连天

不要在黎明时
赞美展翅高飞的雄鹰
去吧，意气风发
缘着草原与远山交融的界限
迎着日出放声歌唱
哪怕晨风乍起
撕碎了寒夜深色的衣裳
风光，依旧
牛羊遍野，骏马驰骋

爱屋及乌

张世宏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到河南济新高速公路项目部两年了。在这期间，我见证了施工现场一座座大桥拔地而起，一条条隧道相继贯通，也见证了项目部周边树林里各类飞禽的繁衍生息。

初来邵原的第一个清晨，就被一阵阵欢快的鸟叫声唤醒，有喜鹊、画眉、麻雀，还有翠鸟，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其中以乌鸦的叫声最为特别，声音响亮而连贯，此起彼伏。乍听有些刺耳，但在各类鸟儿鸣叫声的“伴奏”下，听习惯之后，似乎还能听出点节奏感。

乌鸦是一种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鸟类，它能利用工具取水，还能借助来往的车辆压裂坚果，获得美食。它终生一夫一妻，不离不弃。而且是孝文化的代表，乌鸦反哺的故事广为流传。在欧美国家，乌鸦甚至被供奉为神鸟，并没有因为它特殊的鸣叫声而误解它为不祥之鸟。

在古代诗人的笔下，乌鸦被赋予更多的情怀，成为千古绝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诉说惆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表达无助；“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写满思念之情。

两年来，伴着各类鸟儿的鸣叫声，项目部领导带领广大员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施工任务紧张有序、顺利推进，取得各项阶段性胜利，捷报频频。

四季更迭，轮转回环。对济新高速公路项目部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深深爱上了身边每一位朝夕相伴的同事，也爱上了黄河岸边的这个边陲小镇；更爱上了树林里的各类鸟儿，包括乌鸦。

爱屋及乌，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躺在夜的怀里

廖文伟

躺在夜的怀里
听机械轰鸣
看烟花飘向星空
混凝土慢慢把流动的夜色凝固
生怕一不小心戳破晨暮

躺在夜的怀里
俯神州大地
观玉桥横穿南北
乘时代之春风，一路驰骋
歌颂华夏魂、强国路

躺在夜的怀里
伴熟悉旋律
赏银蛇吞万里
随金鼓声声，响彻云霄
激发铁军奋进力量

致敬母亲

袁惠三

她是一个平凡的人
虽未曾一一观赏世间美景
但她点亮了我灿烂的星空
且用布满沟壑的双手
为我撑起了远航的帆
我乘船抵达彼岸
她却痴痴站在岸边
眸子里噙满牵挂和期盼

她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她拥有这世间最美丽的灵魂
她将我带到这个绮丽的世界
且用爱送我抵达梦想中的春天
有一个梦想
便是用我的岁岁年年
为她扑去风尘
抵挡刺骨的寒霜和风雪
只因
她是我深爱的母亲

我骄傲 我是一名筑路人

王旭齐

从前，从家乡县城通往省城，只有绿皮火车。

买票进站后，拥挤的人群将我推进车厢，找到座位坐下来，没一会儿就昏昏沉沉打起瞌睡来，不知睡了多久，广播响起：“合肥到了”。

此后四年，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内，站内的铁皮座椅于岁月中，待一个个游人匆匆而过，待一辆辆南北东西的车匆匆而过。我似一只寻梦的飞鸟，在火车站的片刻栖落只是为了积攒精力，以便挥动翅膀，向深邃、广阔的天空飞翔。

大学毕业后，进入中铁四局工作。在机械轰鸣的施工现场，我见到铁一般的筑路人，不惧酷暑中烈日的炙烤，也无惧严冬里寒风的刺骨，无论春夏秋冬，不分黑夜白昼、雨雪阴晴，默默地为祖国基建事业奋斗着、贡献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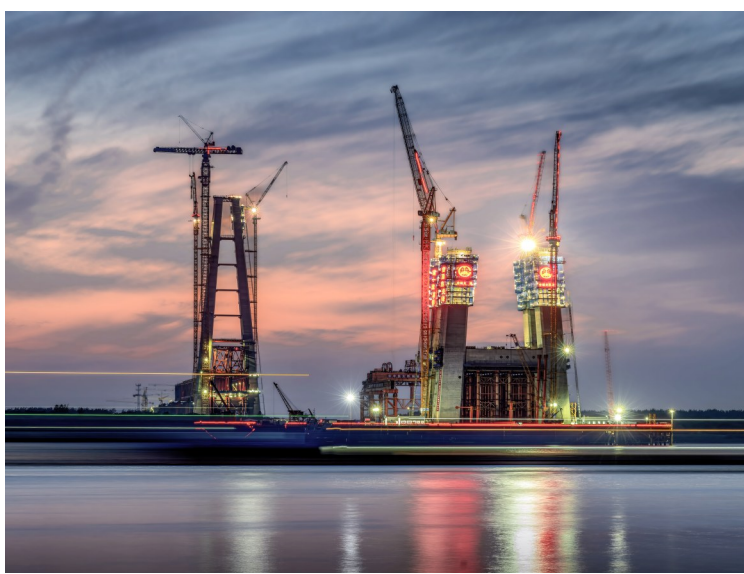
在他们的努力付出下，一条条铁路，终于通向了祖国大地不同的村庄。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如愿迎来了梦想中的铁轨。从家乡穿行而过的火车，像是一枚针，把家乡的美丽缝在一起，把故乡与外面的世界缝在一起。

是英勇、无畏的筑路人啊，用青春和热血，用勤劳和智慧让祖国大地的路与路相通、桥与桥相连，实现百姓心中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梦，雄鹰翱翔的机场梦，风驰电掣、一日千里的高铁梦。

作为一名筑路人，难掩内心激动，深感骄傲与自豪！



《开往春天的列车》 许国 摄



《夜幕下的巢马铁路工地》 杨林应 摄

写给三哥

肖云先

三哥，远在高原
昨夜北风乍起
你站在戈壁尽头
手握铁锹，头戴钢盔
仿佛一尊雕像
默默守护新修的路基
尽管你知道
这个冬天一过

高原的桃花又将盛开
与炊烟落日一样美丽
可你更希望随朝日贯通
天堑早变通途
当列车与雄鹰齐飞时
你伫立故乡的村口
遥望南迦巴瓦峰上的白雪
然后憨憨一笑